[illegible]頭馬

（大可）

現在大家都稱馮玉祥爲馬先生、我說不對不對、應該稱爲一馬先生、因爲老馮惜是騎的兩頭馬、久遠的事不用說了、說說近的、你看他一頭和老張[illegible]兄弟、非常親熱、一頭却叫小郭倒他的戈、一頭允許小郭佔據東三省、獨當一面、一頭又要把他軍隊編入國民軍、一頭和直李訂約、許他保全直隸地盤、一頭又叫孫岳進兵、一頭宣言擁護老段及政府、一頭又叫京畿捕捕貧職馬、一頭否認共產黨人出來、一頭又嚇北京共產黨、出頭搗亂、咳、像這樣人、幾不愧爲尊姓一馬、我們敝同行的老牌馬二先生、那裏趕得上呢、

羨煞風流馬將軍

（英英自漢口寄）

在廣西做過督軍、廣東打過敗仗、後來又被廣西驅逐出來的馬濟將軍、他仗着戰敗的餘興、負公司於英租界太平路八號、紅磚洋房、頗有花木之勝、聞說他手下的兵老男、倒有三萬多哩、也沒有正式的編爲師旅、只老看血皮說、粵漢鐵路將殺、我來保護湘鄂邊鄰縣見他性何鈴而也就爲虎一些、現在孚威出山了、他就投効在吳師麾下、然而孚威細於軍貲、按雄兵而難發、於是這位馬將軍、仍是脚無買地呢、並且他不想負精的說、逢時興起、竟幹些兒女私情、和近和着一位九少奶奶打得火熱、月夜談情、有時到了午夜二三點鐘、這位少奶奶才倦眼惺忪的、架着汽車回家、白天和將軍坐着小跑車、並肩嘀嘀、豔福非淺、這位九少奶奶、她的丈夫是草駄的後裔、在漢口若實有些名望、弟兄幾個、都是大洋行的買辦、她丈夫就是馬公館毗鄰的茄亭洋行六金部二買辦、正買辦還是他的哥哥小游先生哩、他眼看着妻子如蝴蝶般的進出於將軍之門、非但不以爲忤、還說她交際廣闊哩、咳深秋多寒、戴着了一頂綠頭巾、還是日以爲大出風頭、這眞可笑、前日馬將軍稍有事活動、要到長沙去謁老趙、九奶奶送到輪渡碼頭上、殷殷叮囑歸期（有不勝別離的態度、馬將軍雖不能怕楊小樓的霸王別姬、然而也有些英雄氣短、兒女情長起來了、

文眉（十）

（野史）

饒祕僧近入郭松齡戎幕、甚敬之、屯傳誦一時、書記翩翩、致足樂也、然饒長於文學、而短於政治、大有其山不能法律之概、昔記既任夏毆鄂所、誤解律書法八爲法團四人、大爲鄂中官場人誚、鄂議員劉叔謨質於廣座中曰、法八爲不住巴梁耶、饒大窘、又既有爲寅毆提刀、有屍賀熊耳之山句、讀者罔知出典所在、以叩饒、饒笑曰、無之、不過欲與上句羊腸作對耳、其自我作故如此、

邊情（十六）

（炎炎）

◎ 方言 ◎

滇川黔無方言、三省之人、相距數千里之遙、萍水遭逢、談話無不愉快、只各省之土人有土語、向不入戶籍、或爲土司所管、或爲撫夷所轄、勝清時不得與考、入民國不許入校、其選舉權與被選權更無份矣、漢人之講方言者、滇中僅大理七屬、麗江五屬而已、然在城市及出外游學與官商人物、乃井習國語、若出城咫尺、即叮吝吁皐、（喫早飯喫晚飯）一語不國也、在昔滇雲八十餘屬、除土人及奴籍外、凡是編戶、無不穠足者、有之、亦只此講方言之十二屬焉、十二屬之天足、長皆尺、欲尋風緻娟娟之蓮翹一寸者、即有之亦輸人品、其地不產也、近滇邊之天足、就爲時髦調皮者、且一足穿大綉鞋、一足繫草履、望去殊欠雅馴、比之秦皆之小脚、一紅一綠、名鴛鴦鞋者、文野不可以道里計、又各屬方言、雖云自爲風氣、然聽之不過小異大同、惟普通的性極頑鋼、對於國語之方面、不特不學、尤有不願學、不屑學之意存焉、甚至笑罵其他之幷能國語者爲不規則、不根本、故家族親鄰間、都有相戒說國語之習、亦猶廣東人之知而不言者、（廣東人即外出知國語者、亦絕口不道、畏人笑也、）劍川趙樾邨氏、前清舉人、官至四川籓杲、且一次護院者、文學優長、書法極佳、西南之聞人也、清末告養回家、其父以趙之不方言也、大不快、相見無不鼓目、且時加以朴責、或罰跪數小時以爲常、趙兄弟二人、頗不相能、老太爺獨喜次子、故趙詩有『燕石有光皆異寶、莫耶無用亦頑銅』之句、又次子佞諂趙於其父前、謂彼有大宗私畜、藏於川之眉山、因是老太爺忽疾惡之、浸久、竟不安於其室、乃藉故如省避之、臨行其弟、送至瓜亭、灑淚而別、趙又有句云『豆非游釜何須泣。鬩以當門敢怨鋤。』其父子之間、乃以此區區方言至不相容如是、可以勞繫一班矣、然其弟有一女甚慧、極得嫩祖之歡心、趙氏跪疲不支之時、非此姪女向爺爺說情、則香不盡不敢動、其時老太爺八十餘歲、趙亦花甲以外之人也、人多爲之不平、我則謂其名成矣、

上期邊情諸佛篇、『滇邊五十餘土司境內之各家房皆有之』句、家房誤爲豕房、特此更正、

贈四兒

（蓼秋）

花寶玉小老四、冰肌玉骨、如寒梅一品、新自京來、余遇之於共舞台、驚其豔而賞之、（事詳載上期閑君記中、）特賦七絕二首贈之、

北來脂粉儘堪誇。秋老江南趙李家。日暮銀燈亂歌管。殷勤送上七香車。

箋傳午夜醉紅鉛。座有妖氛氣不羣。才退經年留勸眼。爲卿三浴更三薰。

靜安寺路所見

（微雨）

友人一縷生、前晚自一品香雇車歸、時已破曉、街市寂靜、滬西地本冷僻、天寒宵深、行人益稀、惟街頭路燈、慘淡作光而已、一縷生是日薄醉、瑟縮車中、頹然欲睡、途經戈登路時、忽聞有異聲出自路隅、似女子嚶匕啜泣、若斷若續、聲細如蚊、一縷生瞿然而覺、極目四望、見遠處黑暗中、似有數人影、爲電桿木所蔽、觀之不甚了了、一縷生好奇心起、即下車步行、至黑影處、見一巡捕、挺然而立、其傍跪一女子、哭甚哀、似乞憐於巡捕者、巡捕昂首若未覩、惟厲逼女子速走而已、在女子之後、尙有一婦人、手挾兩包裹、其狀似爲傭婦、一縷生詳察此女子、年事甚輕、姿色尤美豔、且服飾綺麗、決爲大家閨秀、一縷生駐足而觀、疑訝莫名、方於此時、巡捕忽揮一縷生曰、去、去、看什麼、一縷生抗聲曰、行路乃我之自由、若能干涉耶、巡捕無語、乃命傭婦將包裹打開、則累累皆鈔票也、巡捕一一檢視、共五百元票二十九張、更有金葉手鐲無數、總計其直、不下三萬餘金、巡捕點視畢、仍將包裹打好、厲聲曰、若等何往、曰赴北火車站、曰形跡可疑、此累累者當係捲逃、須赴捕房、以待調查、女聞言、哭失聲、叩首如搗蒜、維乞開恩、巡捕不允、遂帶至靜安寺捕房、翌日、一縷生赴巡捕房探聽、則女子已由家族領回、傭婦押禁在獄、頗聞此女子爲戈登路民黨某巨宦女、主人尙在粵未歸、以後之事、無從探悉、俟有所聞、當再報告於閱者也、

西子湖邊老斗譚

（老杭州）

四高春平　亦杭州世家子、好串舊劇、性情風流、變童潘經武、昔曾門投止、視爲戶頭、高瞻其日用、而使供枕席、潘願既償、悉高淫樂、一曲後庭、擲數百金無吝色、府中婢僕、皆竊竊議公子喜玩兔子、漸滋物議、高乃遣潘去、當顧亦皆謀識高、高懲前毖後、知變童皆無良、無復前此之豪興矣、

五葉善撥　亦有好龍之癖、不愧葉公、常在高公子府中、見歌郎王佩蘭而豔之、迄今贊美勿絕口、後游歐海、有習旦者姓周氏、年可十五餘、頤人譽之爲梅蘭芳第二、葉竟大施繾綣、歸杭後爲友朋談及、猶似芳流齒頰、自詡豔福不淺云、

六孫芷軒　杭州鹵生也、而雅日餘桃斷袖之好、常留顧啓民於家中、深夜施手術、爲醫其後尻之病、顧居孫家可半年、衣食皆仰給於孫、亦猶潘經武之投高春平、聳臀露尻、安然騙取金錢、顧潘皆一流人、以有老斗爲榮幸、哀哉何老斗之不悟也、

七徐躍秋　此公亦中醫學校教員、亦好醫明僮股眼之病、願其抉擇、眼太不高、專喜狎奴斷隸卒、至于御者、尤爲所喜、每見御者、必厚卹之、所狎者曰桂森、曰阿水、皆玉趾泥濘之明僮、著有二御詞七古一首、稿存曹擬公君處、與龔翁之詩殆堪頑頡、不久當披露于某報中、以其品不高、故屈爲殿軍、

以上七斗乃西子湖邊之北斗七星、前紀三山、（參看百九十九期本報因此路無水故曰山路）實猶未盡、暇當再紀、以饗讀者、俾知西子湖邊、儘多藏垢納汙之史、有此泰山北斗、而士倡乃大遭影響、西湖于是乎遍被南風矣、嗚呼、

倩影於銀幕焉、（玉鯨）

□本報寶寶失寶記、刊載未畢、其妹情娥、又以失寶聞、說者謂、方家兩件寶貨、現已其聲撲撲、以後有寶貝的、眞要當心、（杏花）

□坤角花旦雪豔琴、現隸漢口大舞台、頗能引起一般急色兒之歡迎、前任財政廳長李華棠氏、自卸職于黃孝稱氏後、不問時事、專事聲色、對于雪豔琴大加讚賞、自計狐媚、然不能得美人之青睞、忽前日、該伶向李老士乞假三日、實行與李老訂交、李老乃受寵若驚、頗悚異之、

□恩曉峯亦搭漢口大舞台、該伶半老徐娘嗓音兒頗撫昧、（炎炎）

□如是我聞□

□呂美玉將脫離舞台生活、有嫁魏某之說、現正磋商條件、（飛絲）

□蘇州香爐小姐、即曾爲私娼之李老二、上星期來滬、寓遠東旅館、昨在卡爾登跳舞、頗爲人所注目、據香云、此來將入電影界、他日當可見其

笑舞臺

▷▷電話中央三五一五◁◁

今夜初次開演

情悲劇

對頭夫妻

◎准於今夜開演◎

●有新的壯子大劈棺

●有絕妙的穿插

◎是一齣有藝術的哀情大悲劇◎

●有新奇的佈景

有情人方成眷屬。對頭怎麼會做夫妻呢。包管諸位看了對頭夫妻過後。一定要說。好看好看。有趣有趣。而且最後還着淚說。傷心傷心。這齣戲名字雖然奇怪。戲劇非常哀豔。看到發鬆地方。要叫人捧腹叫絕。看到悲慘地方。又要叫人撫膺長歎。劇中主人翁。是一對可憐可愛的好兒女。天公不做美。也只變做一對生冤家。死抱着恩愛做對頭。偏偏會生出恩愛來。解開冤仇做夫妻、誰知天公偏不做美。逼住夫妻做對頭。逼得一對好兒女。流了鮮血做夫妻。這就是對頭夫妻命名的本意。因此這本戲可以叫做對頭夫妻。也可以叫做血淚鴛鴦。實在是一齣絕妙的哀情戲。哀是眞哀。情是眞情。不比許多小說和劇本。對而寫看哀情。其實他的內容。大都是哀而不哀。情而不情。致於這戲中的穿插。毫不牽強。極其自然。極其發鬆。本社擅做穿插的王先生能守當稽脚色。藉此又可顯顯他們的好身手。此外新製的佈景。極其堂皇。美麗而有像眞。愛觀悲劇和歡迎穿插的看客。請早來。請早來。

光華大學殉情案

（陶玉立）

滬飛路光華大學、高二學生王某、忽於月圓之夜、以情場失意、服毒自盡、幸經同學覺察、報告校長、車送同仁醫院救治、得保無虞、按該校爲約翰改組、開辦不及半年、乃竟發生事端、甚矣、學生男女間之難於遏制也、玆將詳情記之如左、

一服毒之原因　王生自娶某於該校、時有一妙年女郎、來校探訪、女郎身材嬌小、衣服極時式、每來時、或與生開談室中、或偕出同遊、愛情以極濃厚、但生本已婚、而尙未結婚、蓋亦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無可如何者也、及後、事聞於其父、遂遣此負、生哭遭打擊、乃有厭世之心、而私服麻醉藥、以求一死、

二服毒之前　是晚上五時、女郎又來、正閒談間、忽又一女郎來、（或云即彼之未婚妻）生一見、即變色立改常態、先來之女郎、乃不辭而出、後至者、亦翩然而去、生彷徨良久、同室者詢之、支吾而已、尋伏案作書二封、並將女郎之照片、盡行撕燬、衆正在自修時、亦不留意、及下時許、生忽與同室者一一握手、曰明朝會、遂臥、同學者以其爲戲也、亦不之疑、

三服毒之夜　翌晨、室中人俱起赴教室上課、生獨臥未醒、呼之不答、衆以其爲未醒也、置之、乃至上午十一時許、猶未見起、奇之、推而詢焉、啟目不答、於是益疑、弃古學監、學監至、見案上有函、拆閱之、方知服毒、遂告校長、及中學主任、亟延校醫往救、醫言所服之藥、毒性甚毅、尙不妨事、於數小時內、當無變化、遂打解毒針一、並雇車送同仁醫院救治、一面走告其家屬焉、

四服毒者之情形　當校長及中學主任校醫教職員等來時、神志忽清、詢何事、主任曰、因爾有目疾、故來醫治、生不語、後汽車至、抬生出校、乃頻搖其首、主任曰、爾腹饑否、生曰、饑、曰然則與爾乘車出外一餐何如、答曰不、予願犧牲、言已、目閉口張、頻以首鑽入被中、而面白無人色矣、（絕命書、已入校長手、無從抄覓、）噫、情海滔滔、何慘事之多耶、

春江風月志

（姹紫嫣紅樓主）

五小花園花寶玉老七、爲八部首之一、姿色平庸、口才拙鈍、淫秉不振、宜也、此次臥病兼旬、芳容更形憔悴、護花無人之八、而門庭頗可羅雀、辛天可憐兒、竟兒得替身花中四以大征、寶玉其能心安矣、替身爲誰、蓋即上期閑君所記之小老四、亦即秋蓼初識之寵妹也、小老四、蕩口產、幼即隨其姨赴京、秋即前、首嶽遊城原京之韓家潭、芳名情娟、進班未及一月、以市面肅條、人心不定、逐努勇而旋、過滬七臥病、西逐被任爲應徵代表、今已戀、西求去不果、不得不暫放七處棲止、而作彼之治果矣、閑君所謂四不應徵者、非事實也、四、曼容晴豔、形始背佳、元好問詩『妍花紅粉妝、意態工妍嫵、』不啻爲以詠四也、四居京久、故操京語極流利云、秋蓼常以巴婆色相四字跎八、不圖遽此妹、又墮情網、甚矣、少年人之不易操守也、

六油頭路琴萬老七者、前花國總統琴萬老六之女也、二九年華、肥腴多脂、乳峯高聳、巍然如喜馬拉亞、乃得有牛奶總統之號、七殆足以襲此尊號矣、客有戲之者、效止德星帝之口吻曰、『梅花鎮上、好高大的房子啊、』七笑答曰、房子固非低、其如無君住之福何、七又曰、非奴之不愛服緊身也、徒以曼乳彼壓、有傷父母遺體、且不若是不足以稱克家令女耳、七性蕩甚、昔日育十一齡時、即爲一白相人誘戰於西歐旅社、因失其寶、較之一般自偷小先生、實覺乾脆多多、七不甚喜歌、而獨愛弄玉簫、客有擫洞簫者、苟臧之不當、七即把玩不忍釋手、顛之倒之豎之撲之、玉質本溫潤堅緻、每至玉故泛流、淫淫街溢、益客不言止不止也、七與不盡亦不止也、所嗜如此、遂得『摸卩字頭朋友』之雅謚云、

捲逃案

（徐闓宇宙室主）

上期本報記某銀行某學徒捲逃事、今待續聞一則、錄之如左、某學徒、江蘇如皋人、年方弱冠、中學卒業生也、由日日本做約、辦事精勤、行中人咸器之、案發後、行中人從事偵查、在其衣箱內搜得友人索逋信數通、模特兒照片若干幅、絲巾一方、女襪一雙、女鞋一只、行中人乃嘆曰、某徒少年老成、道貌岸然、乃亦寡人有疾、甚且因此而不惜犧牲一切、甘爲作奸犯科之事、斯眞所謂人不可以貌相矣、聞案發前一連二晚、該徒均託故不歸寄宿舍、想其時正與其戀人巫山幽會、設計捲逃也、至於女襪絲巾等物、當係該徒擬贈其戀人者、惟女鞋不雙而單、未免令人莫名其土地堂耳、

鳳院慰勞記（中）

（荷蘭水）

席既撤、黴雨雙手捧匣子砲、虎視眈眈、但求擇人而噬、視丹嬿、則高坐帳中、儼然大將風度、因私忖曰、此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也、不可以輕來、先以手輕撫之、煦然而溫、黴摩之、浸然而潤、按之、則蠢然而動、斥一卒探之、漸注然而濕、復往復摩娑、則瓊漿并注、瀉然流已、計其時可矣、將驅匣子砲隊進、雖然、用兵者、貴在知敵、因俯以瞰焉、則翕然而張、渥然而丹、于思于思而翁也、尤挺雙盜若斧、黴雨歎曰、嗟乎、是李鐵牛復生耶、不然、何其雙板斧之犀利無前也耶、鐵牛斧上、不知斫却多少鳥頭、今此豕張其丹斧、殆工夫不在鐵牛之下乎、然而箭在弦上、不得不發、乃舉匣子砲、鋼管驟伸、頑傾無比、丹嬿瞥視、失聲而噫、問曰、何爲噫耶、豈不及兒大下之大人物、如余者耶、丹嬿曰不然、久事車旅、征戰直尋常事、所見人物之大、所懷者毛瑟爲槍、大有過於此者矣、而從未有巨細伸縮、如君所有者也、曰此其所以可貴耳、丹嬿張手度之、屹立盈寸許、環指量之、二匝而畢、頭角嶄然、氣概雄偉、因張臂傲之、不能動、駢指截之、挺然不能傷、丹嬿曰、此眞勁敵也、斯可與言戰已矣、

情邦花絮錄（三）

（玄玄齋主）

□北海仙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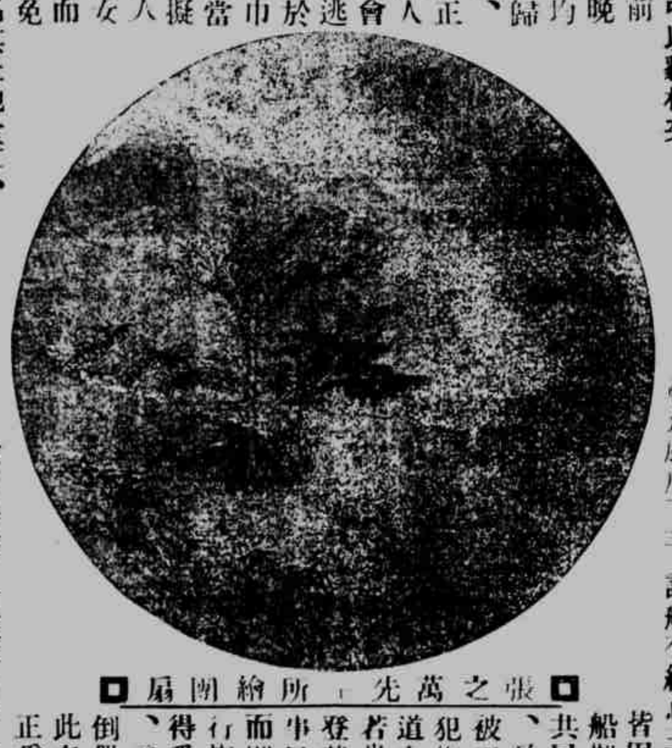
方徐之伏罅而窺也、猶隙中觀鬥、未能得其全豹、惟見欹側作勢、手足喘動而已、而俯仰轉側之間、頗有特殊精采、逆料其上部、當另有一種賞心悅目之景象也、待之久久、快快不快、遐思冥索、念及苦樂之分、不禁喟然長歎、而嗟宵分之促也、願聲歌散曲、又如秋夜之風雨、聲聲打入心坎、愁上添愁、其何能遣、不獲已、更迴身蛇伏、冀得爲居門之大嚼、所謂崽情聊勝于無已、不意叱咤喑嗚、益甚於前、蓋重整旗鼓、另加出色當行之新花樣矣、竟夕戰功、於此爲最、然正出神入化之時、忽戛然而止、各整衣服、互相拂拭、燈光之下、依偎貼、相視微笑、徐方轉瞻面目、則大驚襲仆、固友與戚也、欲呼不得、憤倒床中、思往追來、莫得其由、及聞馬路上車聲斷續、始恍然悟終夜之未睡也、遂入睡鄉、不再作無謂之爾摩斯矣、

□更正□

主筆先生大鑒、逕啓者、昨閱貴報（本年十一月十二日）內刊吃精交涉記新聞一則、因所列人名與事實相反、爲特具函前來、申請更正、以昭核實、而保鄙人之名譽如左、

一事緣本年陽歷十一月五號、鄙人有表弟名吳定揚、年十六歲、在長江輪船充廚房下手、該船有細崽王阿才、皆因在修船期間、共居一處、致定揚被王阿才犯作非人道之事、若貴報所登載者今事已過去、而鄙人適行旋滬、得悉其情、竟人名倒置、特此奉請更正爲要、

俞阿美啓　夏歷十月十六日



張之萬先生所繪團扇

□介紹　周瘦鵑主幹大東書局出版之半月、自下卷起將改爲紫羅蘭、特於最末之一期發刊留別紀念號、特載名家作品多篇、其繼續出版之「紫羅蘭」、現正發售優先特價、預定全年者、使宜不少、惟期限甚短云、

耀玉看梅記

（嘻嘻上人）

紅芍藥自經吾友懷橘生之力捧、聲譽蒸蒸日上、迄於今、已儼然成名旦角矣、去歲春、芍藥卒業師門、一枝名葩、移植家園、紅篸驟發搖錢樹、不愁無貧人博場、快樂之極、夢中輒狂笑而醒、今夏紅芍藥自扶桑獻藝歸、紅篸又得多金、然無以酬子、乃縱芍藥入北里、坦花塔草、任其採擷、初識花園爺督春色滿樓之阿六、一段情史、已由秋蓼作「紅樓恨」「紅樓恨補」「紅樓恨續補」等記載甚詳、（見本報二四二至二四八期）語云、婊子無情、戲子無義、紅芍藥於羽毛既豐之後、棄懷橘生如敝屣、實行其戲子之無義矣、則阿六一賤娼耳、安得責其有情哉、朝張暮李、自屬婊子之本相、秋蓼以阿六之日與陳漢流竊心於近西爲可嘗、余則以爲不足怪也、惟紅自與樓絕、悵悵若有所失、於是恢驟張子誠再尋佳麗、垂走章台、未幾、得一人焉、綺年玉貌、綽約多姿、外交界之奇才也、紅一見傾心、遂張宴客於其妝閣、由是此外交界之尤物、足跡常發現於紅芍藥臥室之左右矣、一日、張顧紅許、書齋簾開、花香人杳、張訝甚、入其臥室、忽聞笑聲吃吃、發於帳中、撥而視之、則芍藥方擁外交尤物於懷中、同看金瓶梅一部也、二人見張、依然鎮靜、芍藥更朗誦潘金蓮大鬧葡萄架一節、至得意處、尤物腰支扭捏、騷態畢呈、張惟枯坐觀之而已、